

T H E X F I L E S

X

# 引爆点

X档案 成人版



KEVIN J. ANDERSON

凯文·安德生·著

T H E (X) F I L E S .



# 引爆点

X档案 ①

凯文·安德生·著  
张家国·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 X 档案之一——引爆点

---

作 者:凯文·安德生

责任编辑:罗凤鸣

责任校对:李晓旭

装帧设计:海 鸥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

书 号:ISBN 7-5387-1292-5/I·1251

定 价:30.00 元(全二册,本册 15 元)

## 史卡利个人档案

姓 名：唐娜·凯瑟琳·史卡利（全名）

目前职业：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

目前职务：X 档案组

出生日期：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身 高：一百五十七公分

发 色：红色

眼睛颜色：蓝、绿、棕

婚姻状况：单身、未婚、无同居者

双 亲：父亲金思·史卡利上校（已歿）、母亲玛格丽特·史卡利

兄弟姐妹：一兄一弟无特殊记录、一姐信仰新纪元哲学

紧急联络人：母亲玛格丽特·史卡利

教育背景：马利兰大学毕业，主修物理。选修医学系学业。  
调查局宽提科训练学校结业  
(训练期间曾与指导员杰克·威利斯谈恋爱)。

## 穆德个人档案

姓 名：福克斯·穆德（全名）

目前职位：联邦调查局特别探员

目前职务：X 档案组

出生日期：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日

身 高：一百八十三公分

发 色：棕色

眼睛颜色：淡褐色

婚姻状况：单身、无婚姻记录、无同居者

双 亲：父母离异

兄弟姐妹：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妹妹莎曼珊于家中失踪，目前下落不明。

紧急联络人：华盛顿总部唐娜·史卡利

教育背景：牛津大学毕业，主修心理学，成绩优异。曾参加调查局宽提科训练学校。



泰勒核子实验室  
普列斯顿·加利福尼亚州  
星期一，16点03分

即使实验室大楼的窗户很厚，老人依旧能够听到外边反对核子武器人们的吟唱声及叫嚣声。他们永远试图阻挠进步，并与未来战斗。与其说这些举动让老人感到生气，倒不如说更使他觉得迷惑、挫败，那些抗议的标语历经了数十年未曾改变。他认为那些激进份子似乎没有学习进步。

老人拨弄着别在实验制服外面的名牌，名牌上是五年前的照片，笨拙的表情，比驾驶执照的大头照还更糟。制作名牌的单位并没有重新再拍快照的打算，反正证件上的照片永远不像是被质疑的那个人。至少这五年来是这样。不仅是在曼哈顿计划担任工程师的时候，早在半个世纪前，他的脸就开始逐渐地憔悴，特别是最近这几年，皱纹愈来愈多。他铁

## 引 爆 点

灰色的头发已变成不健康的颜色——黄中泛白，而他的眼神仍旧是明亮的、好问的，会为隐藏在宇宙角落的神秘而神昏颠倒。

名牌上写着艾米尔·葛利高利。他并不像年轻同事坚持有适当的职称，要别人尊称他为“艾米尔·葛利高利博士”甚至喊他“计划总指挥”。在新墨西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期间，他花费太多精神去计较形式问题，只有工作能力遭受质疑的科学家，才会去关心这些职称的琐事。艾米尔·葛利高利博士历经一段既长且成功的生涯，所有同事都知道他的名字。

既然工作是属于机密，实在无法确定能在历史留名。但是，他的确建立起自己的地位，不管是否有他人听过。

他的前任助理（也是最出色的学生）米瑞尔·柏曼，在完全了解他的计划后，却背弃他，事实上，她现在可能就在外面，与其他反对者一起摇旗抗议。是她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米瑞尔一向擅长组织难以驾驭的群众。

外头示威群众在大门前来回地游行阻塞交通，保卫服务车焦虑不安地暴露在群众面前。安全警卫穿着制服从车队中出来，砰然关上车门，挺胸地站着，试图要让人们感到恫吓。但他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示威者小心地维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后面白色的警车中，只受过训练的德国牧羊犬在围有金属网线的车窗后狂吠着，它是只被下过药而气息粗重易怒的狗，但不具攻击性。它那如雷的咆哮声无疑的会

令那些示威者感到胆怯。

葛利高利博士，决定不理睬实验大楼外的吵嚷。缓慢地、痛苦地移动着七十二岁的身躯（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已超过保证期限），继续回到电脑模拟的工作，他想，甚至到晚上示威者与警卫都会继续保持着奇异对峙。于是他打开收音机，把声音调整到足以盖过外头的喧哗，以便专心工作，即使他无须太担心整个运算，因为超级电脑确实完成了大部份的工作。

这个隆隆作响的手提式盒子，叠在成群的书本、技术报告上，透过宽厚的水泥墙，这盒子从未成功地接收其他电台，谢天谢地，这唯一的电台以播放快乐时光中的老歌为主，现在传来赛门与葛芬柯所唱的罗宾逊太太，葛利高利博士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来。

四组超级电脑工作站的彩色萤幕上，正显示着同步水分子模拟的进度。无须移动任何开关或接上任何的发电机，电脑会自动从数万次的重复中检选分类，并且轧轧作响地无数次模拟实际实验。

葛利高利博士坚持得穿实验外套，没有它，无法真正感受到自己是真正的科学家。整天穿着休闲服敲打着电脑键盘，可能只是位会计师，而不是在全国最大的核子设计实验室受人尊敬的武器研究人员。

围墙内的另一栋建筑物中，超级电脑克雷3号正嘎扎嘎



## 引 爆 点

---

扎地为重要核子测试进行复杂的模拟。他所研究的是难懂的流体动力学模式——想像原子的爆裂——是新的基本飞弹弹头的概念。他为此已投注四十年的生涯。

由于成本的限制和对核子测试相关的政治条款，一九六三年国际公约就限制地面上的原子试爆。使得这种流体动力学的模拟成为唯一可以了解某特定次要反应、分析震荡形成、辐射尘形态的方法。葛利高利博士和他的长官相信，只要所有条件都能成立，“明亮砧板”计划就能成功。能源部很急于知道所有的条件是否都正确。

他移转到下一个模拟的画面，盯着等高线、压力波、温度图表以十亿分之一秒的速度跳动着。事实上，他已预期到它会是一次十分完美的爆炸。

机要的报告及备忘录杂乱地被深埋在由雷射印表机吐出的报表中，他与在楼下的其他明亮板成员共用此印表机。他的副手贝尔·杜理会定期公布气象报告和卫星照片，并用红色毛毡头的记号圈出有意义的区域。最近的照片题示一大块低气压正集中在中太平洋，如同腐坏的牛奶成漩涡状打转流向排水渠。杜理为此流露出极兴奋的神情。

暴风雨正在酝酿中，助理潦草地在便条纸上写着“目前为止，我们最佳的候选者”，把它贴在卫星照片上。

葛利高利博士必须同意他的评估。然而在他尚未完成最后的模拟之前，他们无法进行下一步计划。除了它的分裂核

心之外，明亮砧板已几乎组装完成，博士仍旧避免采取怠情的捷径。手中握有难以致信的威力，小心谨慎是必备的口号。

当电脑模拟着集中毁灭的波动，他一面吹着口哨，哼着乔治亚女孩。

有人猛按汽车喇叭，似乎是给与示威者支持，又像是十分急躁地想穿过抗议群众。既然他计划留晚一些，想必在葛利高利去开车时，那些疲乏的但又得到自我满足的示威者已离开。

他不在乎在实验室中花再多的时间，因为研究是他生命中仅剩的东西，即使在家里——一片死寂、空虚，贴满一九五零年代氢弹爆炸、原子弹在内华达测试基地试爆的照片——他也可能在工作。何况在实验室可以使用性能更佳的电脑，所以他一直工作到超过用晚餐的时间。在靠墙的冰箱里放有一块三明治，但是九个月以来，他的胃口已变得不可预测。

在过去，米瑞尔·柏曼留下跟他一起工作。她是位敏捷、富想像力的年轻物理学者，她会以近乎敬畏的心情来尊敬老一辈的科学家。米瑞尔对运算和次级效应极具天赋与敏锐，专注投入与野心使得她成为一位完美的合作伙伴。不幸地，她的内心也同时被太多良知与疑惑腐蚀着。

总部设在柏克莱的激烈的新活动团体“阻止核子疯狂”，

## 引 爆 点

米瑞尔·柏曼是发起人，她放弃研究室的工作，而转变成一位热情的叛徒。就如同某些吸烟者变成最直言无讳的反烟草说客一般。

他猜想着米瑞尔一定在外面围墙的一端，挥舞着标语，讥讽地叫安全人员来逮捕她，如此一来，不管是否有人会真的倾听，她的主张便更为清楚响亮。

葛利高利博士强迫自己坐在工作站的椅子上，而不要回到窗口去寻找她。他并不敌视她，只是觉得失望。怀疑自己是如何放弃她，他怎么能如此彻底地判断失当的选择自己的副手。

起码他无须担心找不到人来取代她。杜理如同推土机一般，缺乏机智和耐心，却全心全意投入达成目的，至少是个直肠子的人。

实验室半掩的门后响起敲门声。他的秘书佩蒂探头进来（其实他还习惯以现代政治术语“行政助理”来称呼她）。

“葛利高利博士，这是下午邮件。它是特别专送，我想您可能要看一下。”她晃动着手中一个塞着东西的小信封，他开始推着疼痛的身躯离开椅子，她急忙挥手叫他别动，“东西在这里，您不用起来。”

“谢谢你哟！佩蒂。”他从口袋中拿出眼镜戴上，以便看清楚邮戳。哈那鲁鲁，夏威夷，没有回掷地址。

佩蒂依旧在门边来回走动，她清了清喉咙说：“博士，

现在是下午四点。希望您不介意我今天提早离开。”她的声音加快了起来，似乎在找理由搪塞，“我知道我还有些备忘录必须在明天早上完成，我会早你一步做完的。”

“佩蒂，你永远都可以的。跟医师有约吗？”他看着神秘信封在手中翻弄。

“不是的。我真的不想与那些抗议者起争执。他们说不会堵住门口直到下午时间，只为麻烦。我宁愿早些离开。”她低头看着她那么磨亮的粉红指甲，脸上显得有些浮躁不安。

葛利高利博士为她的神经紧张感到可笑，“走吧！我会因事再多耽搁一会儿。”

她道了谢，然后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他可以安静地工作。

电脑依旧持续运行，模拟爆炸的核心已展开，把震动的波形传送到电脑荧幕的一端，再加上缘自爆炸原点透过原生质后所传导的二级与三级效应。

博士撕开信封用力把所有的东西甩在桌上，强烈的好奇心使他深深吸了口气。

一张不算信的纸片，没有抬头、署名，只有用墨水仔仔细细写的字：

为你过去以及未来所扮演的角色。

玻璃纸做的小包掉在纸片旁。是个透明的小信封，约几

## 引 爆 点

---

英寸长，里面装着黑色粉末。他摇摇信封确定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拿起玻璃纸袋，眯着眼看着手指揉压里面的东西。很轻，似乎有些油腻，像灰烬，他嗅了一下，差点昏厥，酸酸的炭味，通常会随时间淡去。

“为你过去以及未来所扮演的角色。”

博士深锁眉头。轻蔑地怀疑这可能是外头那些示威者的宣传。早期的抗议活动，抗争者会在大门口前的地板上泼洒动物的血，并沿着入口的道路种植花草。

黑色粉末可能是某人的新点子，或许是米瑞尔提出的。他转动着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喔！同志呀！光是把头插入沙堆里是不能改变世界的。”葛利高利博士喃喃自语把目光移向窗外。

电脑消耗了颇长的时间后，工作站上冗长的模拟已接近完成，并按部就班地显示出每秒钟的分析报告，在一瞬间人类制造的装置解放出相当于太阳中心的能量。到目前为止，电脑同意他最激烈的期待。

虽然身为计划领导者，葛利高利博士发现明亮砧板的内容是神秘的，是以一些不可理解的理论性假设和违背传统物理训练、经验的副作用为基础。然而根据电脑模拟却行得通。他已知道够多了，不需再去询问那些提供他基础理论的赞助者。

经过了五十一年漫长的生涯，葛利高利博士发现这个理论重新补充了他过去所接受原则中无法解释的部份。它开启了对整个科学的迷思。

他把黑色灰烬搁在一旁，继续回到他的工作。

突然间，头上的萤光灯开始闪烁，响起一种强烈的闭唇低唱的声音，如同一大群蜜蜂被困在玻璃管内。他听到电线断路的嘶嘶断裂声，电灯砰然的爆裂漆黑。桌上的收音机刚好唱到你好，史努比的中段，陷入死寂。

葛利高利博士衰败的脸孔被失望刺痛着，眼看着电脑工作站霎时当机，身体已不禁绝望而扭曲颤抖。

“喔！不要。”他呻吟乞求。电脑系统按理都会有后备电力以防止正常的停电，他刚刚损失了数以亿计的超级电脑重复动作与资料。

他扭曲的拳头猛烈地敲打桌面，以超乎正常所需平衡的速度挪动他的脚，蹒跚地走到窗边，架起眼镜，瞪着外面其他建筑物。临接实验大楼的室内灯光都依然明亮，十分奇怪。看起来，似乎是他的办公室被蓄意断电。

笼罩着逐渐下沉的情绪，葛利高利博士开始怀疑这是示威者的破坏行动。米瑞尔会如此过份吗？她绝对知道这会造成本多么严重的伤害。虽然她的安全通行证早在她离职之后就被取满了，但她很可能瞒混进来，干扰她已知的模拟实验。

他不去评估她是否有这种破坏能力，但是他知道她一定

会毫不疑惧考虑这样做。

葛利高利博士发现嘶嘶声、嗡嗡作响的杂音在他耳边徘徊，他首次注意到这声音，电力已突然断了，电脑运作的声音不见了，他的办公室应该是一片安静无声才对，但是却响起沙沙的耳语声。

他极力想让自己忽视那渐渐强列的局促不安，于是走到门边，试图开门呼叫杜理博士或其他的物理学家，为了某些原因，很渴望此时有人相陪。但是他发现门把好烫，一种不寻常叫人无法忍受的烫。

吃惊地急忙把手挪开，手掌立刻冒出一颗斗大的水泡。黑烟开始在门把周围上升盘绕，并由钥匙孔水渗透出去。

“嘿！这是什么？”快速地扑拍着被烫伤的手掌边高呼：“佩蒂，你还在外面吗？”

被水泥墙包围的办公室突然刮起一阵风，夹杂着静电的爆裂声，纸被吹得四处乱飘，被一种近乎邪恶极热的气息烤得都卷缩起来。玻璃纸做的小信封被吹开，黑色的灰向空中泼散开来。

脱下衬衫，用衣角裹住手以防热，他匆忙地回到门边想握住门把开门。可是，门把却已转成炽热的红色，悸动的深红几乎伤了他的眼睛，让人无法直视。

“佩蒂，我需要你的帮助！贝尔！任何人！”极度惊恐的尖锐声音撕裂在空中。

如同模拟日升过程，房间里的光线愈来愈亮，一种烙印般的光线仿佛可以穿墙。

葛利高利博士退到墙边，用双手捂着脸孔以免受到那无法理解的物理现象的伤害。沙沙的耳语声愈来愈响亮，最后升高成刺耳的尖叫，像是一种严厉的谴责。

最紧要关头，一股火和热向他涌来，强烈的把他推撞到墙壁。数以亿计的 X 光线滚烫他的每寸细胞，紧接着一道光突然的出现，就像是原子弹爆炸一般，葛利高利博士发现自己独自站在地表的临界点上。





## 泰勒核子实验室 星期二，10点13分

铁丝网围绕着硕大的实验室，一间小型活动式的警卫室座落在铁丝网外。警卫站在警卫室门口，检查福克斯·穆德的公文和 FBI 证件，然后挥手引导他开车驶向位在大门外头的证件室。

唐娜·史卡利在乘客座位上笔直地坐着，试图提醒身上的细胞供应更多的能量，以保持高度警觉。她十分讨厌搭乘半夜的飞机，特别是从东岸起飞的班机。在数小时的飞行后，又从孟藩市机场开了近一小时的车。在大型的客机上，她断断续续地小睡片刻。

“有时候，我希望案件尽量是发生在离家附近的地方。”她有意无意地说着。穆德看着她，以略带安慰的口吻笑着说：“往好处想嘛！史卡利。搞不好有很多坐办公桌的人羨